

# 中国 爱情散文

Zhongguo aiqing  
sanwen jingxuan

## 精 选

赵宏兴 主编

一起走过去吧，

一起走过这条河流，我，和你。

过去，就是彼岸。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中国  
爱情散文

精 选

Zhongguo aiqing  
sanwen jingxuan

赵宏兴 主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爱情散文精选 / 赵宏兴编著. —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521-1517-8

I . ①中… II . ①赵…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8 ) 第 159501 号

## 中国爱情散文精选

赵宏兴 编著

---

总策划 丁永才 崔付建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

印刷装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65 千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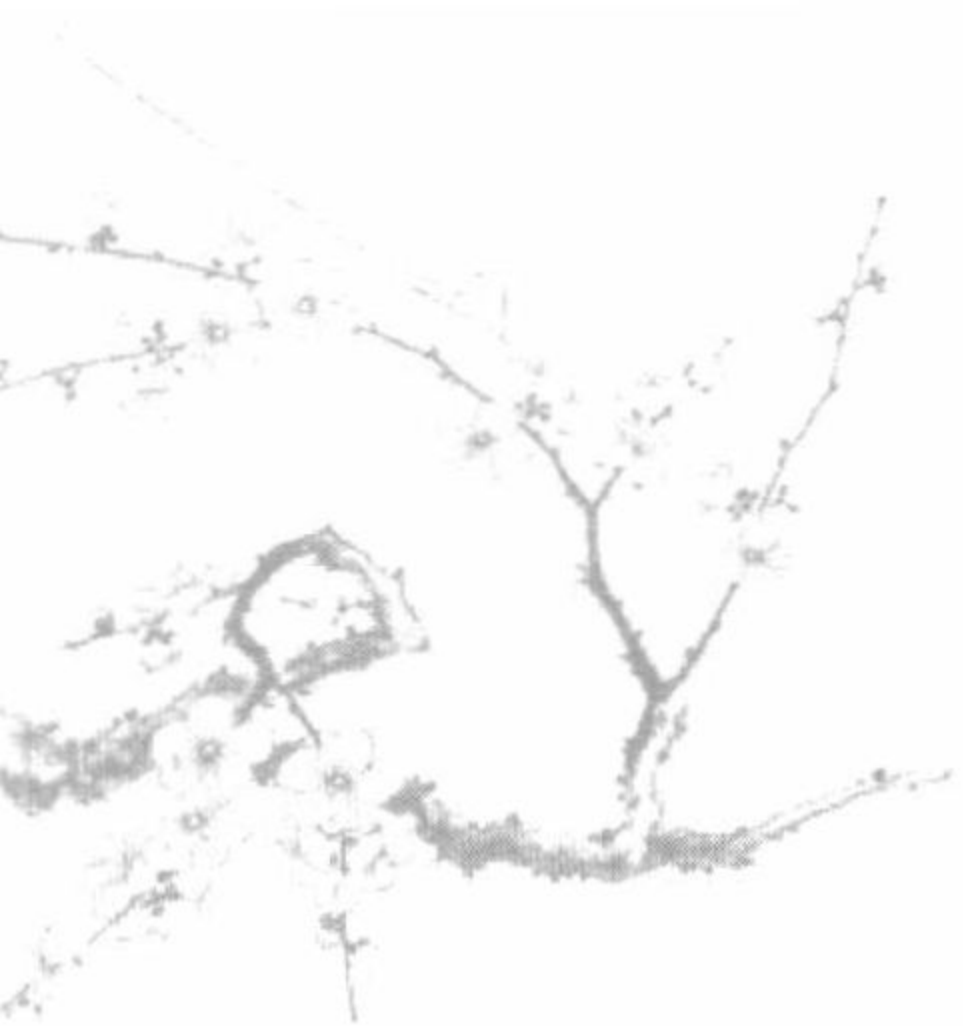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1-1517-8

定 价 42.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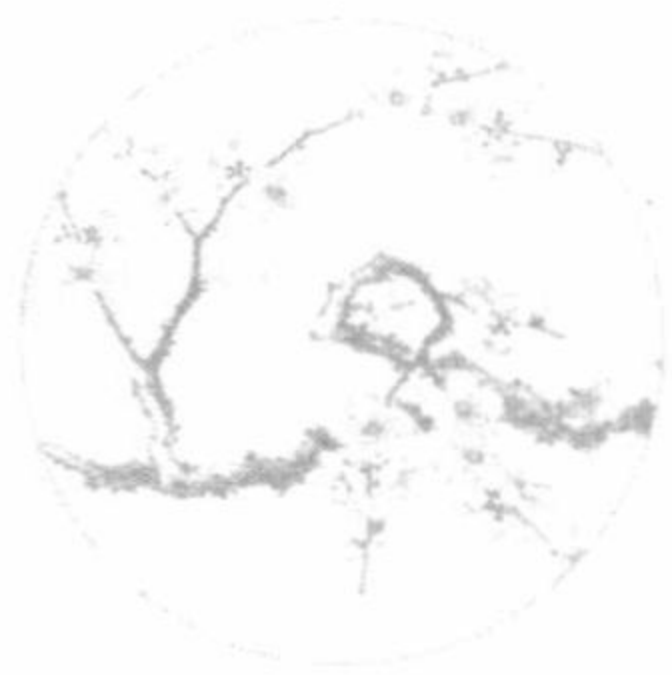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CONTENTS 目录

|     |     |                |
|-----|-----|----------------|
| 112 | 徐祯霞 | 寻觅爱情（外一篇）      |
| 104 | 陈峻峰 | 宋城九帖           |
| 091 | 李成  | 深于情者（外一篇）      |
| 083 | 佚名  | 路遥的婚恋历程        |
| 077 | 赵宏兴 | 二十三岁的那场初恋（外一篇） |
| 072 | 语伞  | 隐形的房间          |
| 069 | 柏菁  | 内心             |
| 061 | 常红梅 | 二姐             |
| 055 | 余玦  | 寄往苜蓿山坡的信       |
| 046 | 詹福瑞 | 雷公与三位传奇女性      |
| 043 | 潘成奎 | 第一次相亲          |
| 037 | 曼娘  | 有一种守护叫茉莉（外一篇）  |
| 024 | 紫云儿 | 我在遥远的地方给你写信    |
| 021 | 叶延滨 | 甘沟（外一篇）        |
| 011 | 张好好 | 游园             |
| 007 | 骆以军 | 啊，我记得          |
| 001 | 伍娄  | 美好的初恋          |

目录



|     |      |               |
|-----|------|---------------|
| 222 | 舒小波  | 两个人           |
| 219 | 陈峰   | 爱情的两个比喻       |
| 213 | 周晓梅  | 一地鸡毛（外一篇）     |
| 205 | 贺建军  | 一生一世          |
| 202 | 刘家宝  | 感谢近视          |
| 198 | 李玉胜  | 癫痫娘           |
| 184 | 安宁   | 阅爱记           |
| 174 | 梅莉   | 沉樱：两只刺猬的爱情    |
| 169 | 黄丹丹  | 爱已成歌          |
| 158 | 王张应  | 张中行笔下的杨沫（外一篇） |
| 154 | 苗秀侠  | 在龙泽遇见爱情       |
| 151 | 春君娃  | 爱，没法儿重来       |
| 144 | 张建春  | 熟视（外一篇）       |
| 139 | 罗开华  | 想你，在黄昏的公园里    |
| 135 | 陈洪金  | 峡谷里的鲜花        |
| 131 | 妮米阿露 | 就在秋天的指尖分开     |
| 125 | 许冬林  | 忽有斯人可想（外一篇）   |

## 美好的初恋

■  
伍  
娄

手机上一条微信加友请求，把我拉回到三十多年前的青春岁月。

那年，我 18 岁，高中毕业后回村当了民办教师。王萍 17 岁，高中还没毕业，顶父亲的班，成为我们村小唯一领国家工资的公办教师。村小的其他几位，包括校长，一放学就回家了，只有我和她住校。

我俩的住房是中间有道门的套间，原来是里间作仓库，外间作会议室。因为住房紧张，学校把中间的门钉死，给我俩各住一间。

王萍是公办教师，又是女同志，东西多，我让她住外面那间大的，自己住里面那间小的。

学校建在一座荒山上，没有围墙，离乡亲们的住房远，王萍的房门对着几座野坟。住了没几天，她就要跟我换房，说是夜里害怕。

换房后的第三天，我在井口洗衣服，一会儿王萍也来了。我们边洗边闲谈。洗着谈着，王萍放下手中的衣服，认真地说：“你夜里

睡得太早了！”

我没搞懂她的意思，怔怔地望着她。

“你睡着后，我就睡不着了，怕！”她一脸无助地说。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默默地洗自己的衣服。洗完后，提起水桶就走。走出四五步远，回头对她说：“以后我晚些睡。”

从此，我要等她熄灯一阵后，才上床睡觉。

然而，她每天都睡得很晚，我坚持一段时间，就有些熬不住了。一天，我见她在井口洗衣服，便提着桶子去打水，顺便问她：“你晚上做什么，睡得那么晚？”

王萍说：“天气转凉了，我在给弟弟赶毛衣。”

我们几个都是在家吃饭，只有王萍在学校开伙。我母亲打豆腐卖，隔三岔五地要我带些豆腐或蔬菜给她。王萍开始还讲些客气，后来便很习惯地接受了，但周末返校，她时常买些糖果回敬我父母。

一个星期日的傍晚，王萍提着一袋雪梨来我家。她悄悄地把雪梨放在餐桌上，问我有空去学校帮下忙吗？母亲正在选黄豆，接腔说：“他没事，你们去吧。”

路上，王萍说，钥匙锁屋里了，要我帮她弄开门。

到学校后，我撬开两间房之间门上的窗户，脱了外衣，从我这边爬进她房里。可是，当我沿着她那边的门板下滑时，棉毛裤被钉子挂住，撕开一尺多长的口子，大腿上划出一道几寸长的血痕。

王萍进屋来看到我的烂裤和腿伤，把我按在凳上，从抽屉里拿出棉签和红汞水，一边给我细细地涂抹，一边自语道：“幸好只划伤表皮。”

涂好药水后，王萍要我去隔壁换下裤子给她补。我不肯，说改

天回家给娘补。她说：“那好，跟你娘说得清？还以为干什么了！”

听她这么说，我回自己房间换下裤子给她，便向门外走去。王萍问我去哪里。我说：“去找个石子把户窗钉上。”

“腿都伤了，还爬上爬下？伤好了再钉！”她说得很坚决。

可是，过了好长时间，我都没记起钉窗户。那天，我有事问她，抬头对着她那边说话时，看到洞开的窗户，心里陡然一惊。问完事后，我补充道：“真不好意思，这么久没记起钉窗户！”

她在那边呵呵笑道：“还以为你故意忘记的。”

“真的是没记起了！”说着，我拔开两腿，回家拿钉锤去。

转眼即将一个学年。这一年里，为了王萍能睡好，我晚上基本没睡什么，整夜读书学习，客观上提高了自己的学业。王萍起初并不知道，偶尔半夜醒来，见我这边还亮着灯，问我怎么还没睡，我说也是刚刚醒来。可是次数多了，她便起了疑心，发现我读了很多书，白天又很贪睡，知道我为她在牺牲自己的睡眠。她对我的关心也日渐增多了。

暑假里，我参加了民转公考试，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转成公办教师。

这以后，对我和王萍的议论更多了，我娘也问起我是不是跟小王老师有那个意思。

我说：“人家还小，我也没老。再说，有没有意思要看人家。”

我娘不再说什么，但给王萍带豆腐带得更勤了。

王萍呢，大概也听到些什么了，表面跟我保持着距离，私下里却越走越近。以前，她晚上不出门，解手都是把马桶放在教室门角落里解决。现在，她便是敲我的门，要我把她送女厕所的蹲位上，再

退回门口，关了电筒，等她解完穿好裤子，再开亮电筒照着她出来。我家有人的时候，她不去我家，瞅着他们做工去了，好几次跟我回去炒剩饭填肚子。一次，我家锅盖上有堆饴糖般的鸡粪，她也不嫌脏，将锅盖洗刷得干干净净。看到这个场景，我心头一热，觉得这就是与我过日子的女人。

也是那天晚上，我正在改作业，只听见那边哗哗水响。我猜测是她在洗澡。间门上的户窗，我们谁也没去用报纸糊上，劣质的门板上有几条小缝，可以洞察对方房间的风云变幻。以往，我总是用为人师表的律条约束自己做一个高尚的人，从未动过窥探的念头。而此时，情窦初开的我，有些六神无主了，甚至想去门缝边偷窥，哪怕一眼也好。但是，一个声音立马响起：不能啊，那是卑鄙的行为，也是对王萍的不尊重。为了防止自己做出愚蠢的举动，我干脆走出门，到操场上去了。

我和王萍虽然手都没牵过，但应该是进入了相恋的境界，周末她回家了，我总是盼着她早点回来。她呢，也喜欢跟我粘在一起，经常把我叫过去，分享小说的情节，探讨教学中的问题。她去洗衣服时，不时把我换下的衣服一并洗了。而她用的水，烧的煤，也全由我代劳了。

这些细微的变化，连我们的学生都看得出来，并且受到了影响。我的班级比她的高一年级，以前我的学生常常欺负她的学生。现在，这样的情况也基本没有了。

我们关系日益亲密，她家父母却着急了。第三学年临放暑假前，学区范主任来了，校长把王萍叫了去。我知道范主任是王萍爸爸的学生，他来，肯定有王萍的好消息。

可是，范主任是黑着脸离开的，王萍则低着头，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房间，把房门锁上了。我在隔壁问她有什么好消息，她在那边说：“鬼好消息！”我问她是什么事，她说了声不关我的事，就不再搭理我了。

第二天，她妈妈来了。母女寒暄几句后，只听见她妈轻轻地问：“他在那边吗？”

“在又怎么样，不在又怎么样？！”声音很大，这是王萍的。

“哈妹子，妈有话要跟你说，别人听见不好。”王妈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不在，你说吧！”

“范主任看你爸的面子，调你去中心小学，为什么不去？还把范主任呛一鼻子灰？”王妈的音量放大了，而我在这边，像做贼一样，大气都不敢出。

“我水平不行，去那里吃不消。”

“范主任说，你课上得好，水平不比中心小学老师低。”

“可是，这都是因为他的指导。”王萍说的“他”，应该是指我。我正感动着，那边却传来了王妈恶狠狠的声音：

“他他他，跟你什么关系？”

“同事关系！怎么样了？”

“同事关系？还有呢？”

“他住那边，我住这边。邻居关系，你不知道？”

王妈见女儿越说越冲，便语气和缓地说：“莫哈了，妹子。中心小学条件比这里好到哪里去了。那里房子宽，我和你爸也可以来，你爸还可以辅导你。”

“妈，你们就别瞎操心了，反正我不会去的！”

“你怎么这样缺心少肺，他爷娘都是啃泥巴的，有啥点好？上回范主任给你介绍张局长的崽，你面都不肯见，还说人家拿你去讨好领导。你有几斤几两，我的祖宗哎——”王妈说到这里，又是拍手板，又是顿脚板。

王萍不再吭声，王妈大概也气得说不出话，那边死一般地静。而我呢，脑子里突然灌满糨糊一样，她娘俩后来还说没说什么，一点也不清楚了。

接下来又是暑假。假期快结束时，我被通知调往全乡最偏远的村小。

新的学期开学没多久，我收到一封寄自省教育电视台的信件，拆开一看，竟然是王萍写来的。她说，在省教育厅当处长的大哥，把她调省城了，办手续前，她要大哥写下三年内把我调去的保证……

可是，很快又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在信中，她伤心地说：“大哥在我调去不到一个月，就患肝癌去世了。我们全家沉浸在无比的伤痛之中。这一切都是天意，我们忘了吧！”

从此，我和王萍再没有联系。

……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突然收到加友信息，自称“三年人相邻，卅年心相邻”。

我知道是她。我默默地凝视着手机屏幕，暗了，点亮，又暗了，又点亮……

选自《湖南散文》2017年第2期

# 啊， 我记得

■  
骆以军

我只是想问你：如何处理、过渡那些情人离弃而去的伤痛时光？如何过渡过去？像年轻时躲在单人宿舍咬自己的十指指端，告诉自己：你是最美的，啊，好乖，别去死，你的灵魂最美了。我只是想问：如何在人群中强颜欢笑，摆出最起码的庄重姿态，不致被嗅出：啊，他是个不再被爱之人，他是个不幸之人。如同那些经历婚姻风暴的艳丽女人，她们的容颜依旧，举手投足仍然倨傲且性感。但人们就是知道：像一块浓郁奶酪在她们灵魂里发酸发臭了。人们不再趋之若鹜，如从前那样甜蜜阿谀，为之神魂颠倒。人们闻得出来，像被骗的豹子，虽然腰腹的曲线依旧剽健，肩背上的花纹依旧斑斓耀眼。她们对于自己魅力的下滑感到迷惑：是否不慎恍神而口吃？是否曾说过的笑话又重复说了一次？是否被人闻到了打嗝的腐味？是否年纪的关系？……

其实不是。人们闻见了（其实她们自己也闻见了）失爱之人的悲伤臭味，那像早已被扔进垃圾桶的萎谢野姜花，然而花瓶里的水仍醚晃着一种浴缸排水孔皂垢积淤，记忆中该是香但又分明让人作呕的淡淡气味。失爱之人如丧家之犬。

我曾记下许多自己的愚行，只为博君一粲。譬如大学时考文字学，我把一双白色球鞋上抄满密密麻麻的声母韵母细字，远远看去变成一双深蓝色球鞋。譬如有一次期中考词曲选，我预先在清晨五点钻进空无一人的校园，占住十点考试那堂教室最后一排座位刻钢板。刻着刻着却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坐在一整教室哲学系家伙之中，成为唯一的陌生人。

### 梦里花落知多少。

我曾经……我曾经是男孩之中最会说笑话的那个。我曾经是最善于倾听的那个。我是藏身于诸多征逐者中唯一理解你的敏感害羞，或正好相反你对自己缺乏热情的深深厌弃，而不粗鲁造次的那个……生命中最大的悲恸莫过于：你悄悄紧守，像一个神秘的誓言，年轻时想象的某种美好品德，却在流光最后的揭牌时刻，证明它只是一像从鞋底脱落开口的生胶垫，被挚爱之人视若敝屣，无滋无味，啪嗒啪嗒拖在足趾裸露出的脚下。它成为赘物，却已是你过了一个年龄后甩不掉的，整个人的一部分了……

譬如忠诚。譬如不忍之心。譬如讨好那些我不喜欢但你喜欢之人……

如同我屡屡提及的那篇小说：《顺风车游戏》，好胜的年轻小情侣，

被自己的猜疑蒙蔽，进入一场相互折磨的扮串游戏。男孩扮演女孩想象中的那个风流浪荡子，女孩扮演她从子宫深处战栗妒恨的那些狐狸精。他们愈演愈烈，乃至回不了头。最后是女孩像一只烧歪变形的陶瓶那样啜泣：“这是我啊……现在的这个真的是我啊……”

当然，我们终究发现冻结时光，让自己保持二十出头时的纯洁状态，最后受到的惩罚（这个时光之神实在也太难取悦了）便是：你失去了，失去了其他诸多种爱的形式与体验。你侮慢了他原本应允你在（有限）青春正盛时该去谦卑体验的感官冒险、激情瞬刻，或是，除了你之外的，我们后来退化的审美能力与另外的，另外的身世之诗意辩证。

### 爱是什么？我忍不住想问。

我们像被困在一艘航行于灰色大海船上的怨偶。我们的眼睛盯着各自身旁的舷窗，看着各自的海景。我总在偷瞄你美丽的侧脸，猜臆你究竟看见了什么，你看见的可是我看见的？飞鱼在银光粼粼的海面翻跳，那像我们童年时塞在水果礼盒里的亮片纸丝，或像哗哗捏皱的金色玻璃纸。我们可曾同时看见那只年老的雄海豹孤独地在海浪撞击中泅泳？

一个老友对我说起他被情人遗弃的低落日子里，独自一人跑去东北角某处海滨岬角下潜泳，他没如其他潜泳客携着氧气瓶，只穿一条泳裤戴着蛙镜便钻进两三楼层高度落差的海底。他每含一口气，便支撑着下潜，心醉神迷于海下缓坡上款款摇摆的水草和伸手可触的妖黄艳蓝小丑鱼或蝴蝶鱼。他说那像一个吸毒后的极乐世界。周身摇

晃着白银般的波光，无比自由，无比孤独。据说葬身海底的潜水员，脸上都带着幸福的微笑。在口中那口气将要用尽，急速朝头顶上的亮光踢腿上升时，感觉胸腔的压迫，鼻内的酸楚，乃至将整个人包裹住，逆着颧骨滑过的海水，都像是自己想象中呜咽哭泣这个动作的无限放大。他说他这样来来回回、上上下下于水面和海底，像疯子一样孤独表演着变脸：到达海底时微笑，氧气用尽，上升的哭泣。模仿着大海的双重性格，如果天顶偶尔一阵乌云遮蔽太阳，水面下的世界则变得阴沉而残酷。天色渐暗的涨潮时分，原先缓坡上那些发光的水草，魔术道具般的礁岩热带鱼全部被灰浊的潮流打散。在那个缓坡的尽头，是一个陡降下去，黑漆不见光的深海沟。他说那无法想象的幽冥深处真是个诱惑，可惜嘴里含的空气总只够他站在那边界观望不到十秒，又得快速向上折返回原来的世界。

### 我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那个神秘的幸福时刻在经历当时，便如沙金从掌缝漏去，让人痛惜号啕。那个诅咒是：这之后的余生，我将活在——暗影从四面幢竖，再也不可能出现如此美好经验的世界了。如同原本如妖似幻的灯控打光被捻熄。女小说家说：“宝变为石。”或如一些描述过的方式：天人五衰。嗅不见香花，眼珠混浊再不见宝石火光，听不见仙乐缭绕，五脏六腑发出恶臭，花瓣般的容颜萎谢凋零。有一次，一位长辈替我测字，我写了个“错”字，心里想着你。他半真半假地说：“黄金昔时。再也无法追回曾经有过的美好感觉了。”

《雪莲》2017年第6期

游  
园■  
张好好

## 1

白菜要斜斜地削，到了帮子那里打成薄片，醋熘出来才好吃，最后一定勾点芡。

十二年前他在窄长的厨房间里给她演示一道好吃白菜的诞生。那时候她就在心里暗暗问自己，当真会因为爱一个人而喜欢家常日子？消磨，日复一日，百变不离其宗，爱这个字就像固定在白墙上的一个活着的蝴蝶？她在思考的时候，或者其实就是下断定的时候，看起来沉静温柔，像是迷落在爱的海洋里。但其实不是。她了解自己。

那天白天里他们去了大觉寺，春寒风凉，他用手机给她拍照，有一长排原木雕花门窗，他请路人给他俩照了张合影。后来她在电脑上翻看照片，看见一棵玉兰树，她在树下，眯着眼睛，灰色格子围巾

把她打理得温暖而齐整，巴布瑞的，她虽然常年帮助流浪的小动物，但是喜欢很好的东西，哪怕很少。旁边是一堵白墙，她的影子和他的影子都在上面。他的个子高，给她照相就要蹲着膝，她娇小极了，短头发的发梢那里略略烫了一下，扫着脸颊，五官也小，鼻子几乎没有鼻梁，很亚洲式的波澜不惊，一个手掌就可以轻松掠过去。只下巴出其不意地向前翘一点儿，调皮和聪明都藏在了里面。

这是他的情话里的一句。略略有点肉麻。当她感觉肉麻的时候会很吃惊。她深知真正的相爱不会有排异反应。

他们交往了三年多。说是荷尔蒙支撑的感情最多八个月。那么他们除了荷尔蒙，还多出来了些认同、友情、亲切、义气、信任、默契、倾诉与分担的向往。她记得有一个夏天，中午，她在地板上铺了个毛巾被就睡下了。他打电话过来，很庄重，这是她后来明白过来的——很正式的一个问题。他问，“你爱过我吗？”她略略迟疑了一下，大约有五秒钟，但不能再长了。她说，“爱的”。她不说爱过，仿佛一说就成了过去式。她也没有说“当然”这两个字。他并没有什么事情要说。他又问了一句，“如果有一天我提出结婚你会愿意吗？”她依然用了五秒钟的思索——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思索的，她说，“愿意的”。

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电话。之后他就消失了。她在开始的日子里偶尔会拿起寂静的手机看一下。但是一直都是寂静。五六年七八年就这么寂静地过去了。她有时会想，拨个电话过去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她也对自己说，我的心并没有这个愿望。